青崖集　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青崖集卷五

元 魏初 撰

尊[illegible]

中統壬戌初呂明府遜理以[illegible]讀為業總管韓君通甫

與其弟[illegible]孝[illegible]事[illegible]屬[illegible]相與往還歲時伏臘嘗

[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城府君[illegible]得侍函丈焉用是知府

君為詩府君資性倜儻而能恭喜讀邵康節詩與人

言多賦康節邃理之語以見意初貞祐戒嚴所在發閭左禹城小而衝縣官閱戶集丁因有孑遺韓氏諸昆季莫不憂怖府君曰是我當行即慨然應募編之矢石之下及城陷殺畧殆盡府君艱關百險僅能達燕居未幾乃嘆曰吾父母昆季兵亂中浮瘗原莽今不早藏葬吾死不瞑目矣時道路猶梗塞府君畧不顧慮竟以其父母昆季及旁親之未葬者收附先隴鄉人用是愛重之府君居燕凡五十年與人交懇欵周密如一日自六十

以後即以家事付妻子有無一不論焉日與耆舊數人但逍遥笑詠而已嘗召通甫君美誨曰吾平生無他才能第與人以誠律己以儉耳今日見汝輩成立以終吾年未必不由此也吾雖不足學汝若不能他日復不如我矣孝謹廉儉天自福之苟僥倖一時雖富貴吾不羡也通甫兄弟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一堂之上雍雍熙熙孟氏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獨於是家見之及禹城君棄養通甫思所以不忘先君之訓與所以致其終

身之慕者恐有所未盡乃以遵誨名其堂葢欲其起居飲食出入謦欬無一毫而不遵是誨也用是士大夫賢之率有詠歌初辱知最舊敢掇拾其實而銘之其辭曰有觱其泉有茁其芽源虛踵涸本固膚華韓氏載美世修其家如泉斯淵如木斯嘉隱耀伊遠慶鍾府君加以恭慎克儉克勤不固而嗇不侈而文藹然一堂葛天氏民茫茫堪輿孰愧孰怍既壽且昌符厥攸作誨言諄諄有子敬若没而不忘亦孔之炤匪堂是銘乃銘其心匪

堂是誇乃身是箴霜露風雨感愴欷歆如覿其形如聽其音一語不度厥誨是忽一行不法厥誨是咈魏初銘之用介遐福

止齋銘

為四川東道宣慰汪公作也銘曰事有萬殊理一而已其一謂何至善而止君侯名齋乃克取此予不能文槩撫厥旨報國以忠事長以弟慈以逮下敬以持已擴而推之實止之理顧其力行果如何耳吳下阿蒙刮目有

以萬古一心毋愧於彼至元十七年七夕後一日青崖魏初書於鞏昌副都總帥私第之南軒

湖山石銘 并序

峰巒洞壑之秀人知萃於千萬仞之高而不知拳石突兀呈露天巧亦自結混茫而軼埃氛者君子不敢以大小論也香林向伯共父得此山而名之名既立則混沌之竅吾不知其凡有幾也今端甫龐君好文雅而喜古澹復珍其石而圖寫之是又伯共父之變風變雅也雖

然吾知其有所取焉爾乃作銘曰
小山屹然𤣥雲之根峰巒洞壑無斧鑿痕君子懿之置
諸几席匪奇是誇以友靜德
　拔秀峯通甫韓君植之於遵誨堂之右初奇之
　為作銘
巍乎其離羣朴乎其有文含太古之孤潔漬秋波之鱗
皴雖處乎堂闈之間而氣通乎仰嶺黃堨之雲蓋有似
乎主人能急流勇退遨遊於士君子之門而風神物表

超然無一毫之塵也仰嶺黃塌韓氏別墅在其下

神道碑

總押七路兵馬邸公神道碑銘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懷遠大將軍頴州萬户鎮無為軍邸澤遣其子繼隆以書来京師請銘其先人墓碑初與澤辱葭莩之戚不敢辭乃為論次之邸氏在漢有上郡太守杜北齊有行臺僕射珍中山曲陽人隋有吏部主事懷道諫煬帝幸江都由是觀之邸氏亦代有人第

以譜牒散失無所扵考今按所具狀公之祖諱亨世業
農行唐甘泉鄉聖明谷人金正祐間河朔兵起豪強以
鄉曲自保者人或賴之亨四子一曰僧其曰節者有子
一人諱顯常知中山府事其曰信者有二子長順行曲
元帥府事有子浹今鎮吉州次常於行唐亦置元帥府
其曰義者即公父也公諱琮字叔玉性剛決勇悍善射
能舞槊其從兄常在行唐武仙来攻常在城上公請戰
不許竊出隠以射執旗者中之躍以斬首常以兵乘之

仙即敗走時年二十有一又與仙戰於黄臺大破之札古入都圍信安公力戰有功辛卯冬與其兄常從天兵取河中壬辰又從塔沁取雙門倚尖二寨癸巳布展圍蔡公與行及還衆推以為行唐長官在縣平獄訟均賦役人頗畏愛甲申真定史侯以能辟充其府推官明年奉御呼圖克奏公有戰功遂錫金符俾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洺磁懷孟濱棣七路兵馬路置千長一人守隋州宋人來侵公與戰屢捷戊戌察罕拔滁州愛賞公

勇健俾赴闕奏凱過家以疾卒實庚子八月二十八日
也年三十有五麾下莫不流涕感惜娶劉氏靈壽大族
也後公二十二年卒資性莊嚴聰慧閨門修整門下吏
嚴憚如公在日子澤嗣職皆其幹畫所自出疾病澤奉
藥乃曰天將生我勿藥亦可將死藥復何為其知命了
決如此三子長即澤也年十一襲父職乙巳創修亳之
鹿邑練士厲兵一境賴以安丙午移鎮潁州戊辰春宋
兵夜至城下攻東南面乃令諸軍守三面即自當一面

天黑風急矢注如雨死傷甚衆時始三鼓乃令急鼓五鼓宋人聞之果驚城上乃大呼震天地宋人自相蹂踐遁去黎明視城下死者枕藉至元四年從阿珠都元帥渡漢江攻老鵶等寨十一年從丞相巴延戰青山磯獲戰艦俘馘甚衆朝廷以功賜白金三百兩十二年春改授武德將軍就帶已降金符管軍總管其年秋攻潭州爭前登流矢中左臂又中左股神色不變城陷論功加授顯武將軍十三年冬攻靜江如攻潭為飛砲所中腦

血湧仆數日方蘇用是改授虎符加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郴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二十三年受廬州蒙古漢軍萬户就帶虎符散官如故居無何改授今職次曰浩曰湜皆騎射喜讀春秋左氏傳嘗受學於吳公起孫男五人澤之子三繼隆聯序最長繼善繼能亦知學浩之子繼祖湜之子繼業公上世農家鄉里稱善人遭時草昧昆季能自樹拔以愛護鄉曲為國家効死力立戰功垂不朽是可書已銘曰

郄族本宗寔孔之肖世再業農將大有耀至總押公與時際會以戰則勇以牧則惠命不迨心而遽淪逝茲不必哀理亦可詰如木既茂有鬱必發如泉既通有湮必突六載混一罔企今日厥胥懷遠必賞以績知公不亡發此雋偉刻銘神表子孫有煒

故總管王公神道碑銘

蔡國武康張公自滿城移治于保時河朔未平群雄蜂起蔡用兵以奇以正有闔與古合者威稜所至人莫敢

當然亦喜收養士類癸巳河南平如前狀元王鶚監察
御史樂夔進士敬鉉皆在其門下館客則陵川郝經掌
經書記則公也又嘗遣公赴北奏陳軍機公于御幄指
陳開示敵已在于目中上爲聳動因問曰此若語巴圖語
耶對曰意則巴圖語則臣也上以材以實益奇之用是
參之軍旅之機屯戍之策公悉參謀議士論亦以遠大
期公諱汝明字宜之姓王氏本燕人身長七尺美鬚髯
眉目開朗議論亹亹凛然戰國魁傑士也祖某嘗貸聖

安寺錢千緡遇赦卒還之父好問明經三赴殿選試補
御史臺掾有能名公少穎悟昆季五人皆克家厚于貲
公獨以遠業自期讀書恥無用之學毋趙氏分家貲資
以白金百鎰付公公曰兒不肖能自給願以此奉甘旨
及諸昆季甲午從蔡南征蔡以兵千人俾公屯襄之皇
王度而田焉所以省餽餉遏南寇也兵苦于田欲鳩衆
以足廩額公不可仍督墾闢頗忤衆意且忘其有功遂
使酒揚言幾于罵詈公若不聞者卒大開田畝是歲大

熟囷儲野積人不乏食公能忍以濟事此又不可及者
庚子秋蔡與尼瑪哈征滁宋人清野我軍大饑是時公具
舟于汝乃泝以入淮漕米千斛三軍之士有勇氣而無
菜色公之力也甲辰蔡戍杞治三岔公在幕府以曲陽
一軍失治俾公攝之庚戌奏授金符真領千夫長癸巳
移戍亳以舊軍不及萬奏以新軍足之仍以公之子儼
代治曲陽軍以公為新軍總管至元乙丑從阿珠丞相
攻荆南及諸山寨有功阿珠召與語公歷陳山川要害

出入之形勢與夫救民湯火之急混一之機甚切阿木
為奏錫金鞍一異緞一比至公已卒矣公之卒在戊辰
二月十有八日也享年六十娶克石烈氏順淑有容中
表愛敬後公二十年卒男八人長曰儼先襲曲陽千長
公没後復襲順天新軍總管某年改襄樊舊軍總管又
某年山東經畧副使又某年佩金虎符岳州管軍萬户
昭勇大將軍岳州路達嚕噶齊魁梧幹敏有局量讀書
五行俱下挽强近六鈞遇虎輙斃之惜其年壽不永某

年月日卒于岳州之公署時年四十有三次曰侃龔儼千户攻襄樊有功改管軍總管又改淮西宣慰副使某年佩金符嘉議大夫沿海左都副元帥今除寧國路萬户鎮高郵詩筆清峻有時名次曰傑以質子扈從一十九年特授奉訓大夫亳州知州兼管内諸軍鄂囉次曰某次曰某次曰荆山早卒次曰某次曰似皆讀書有立志稱其家兒也女六人長適千户宋山甫次適萬户郄澤次適初次適總管孚某次適史某丞相開府公之孫

也孫男五人長曰某就元降虎符襲其父昭勇之職令鎮郴州餘尚幼女孫六人二十八年初奉命行臺江南過高郵保謂初言先人于吾子最知愛先人没二十有五年墓碑未有銘於義吾子亦當為先人大書特書也初聞之聳然曰竊念壬辰北渡後諸侯各有分邑開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魯國武惠嚴公之于東平蔡國武康張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千里勝兵合數萬如異時齊晉燕趙吳楚之國競收納賢俊以繫民望以為雄誇

迨中統建元罷矦置守諸賢萃於朝及分布內外迄今餘十年其生存零落功名事業因大小之不齊考其有子有孫終始以享榮位如公家者葢不一二數也初未壯時曾接公謦欬覩其沉毅雅重不見崖岸如萬頃陂運籌幙府料敵制勝如古宿將酒酣歌謠慷慨則如幽并豪傑至于治家教子種種有法以今觀之如公豈易得哉初不佞辱公東床之選今有是命何敢以不才辭謹作銘曰

公資沉默憯嚚戇百冗一過無留形讀書恥作章句生
胸中隱然十萬兵武康開國收時英入幕得公如鯢鯨
上前敷奏誰使令一語韜賞開皇明屯田有策人苦耕
不墮不校成豐登譙之久廢將復城狐狸吽嘯鴟梟鳴
旂勅伏夜來衝騰籌畫一倚公支撐謂公不遂荆南行
相國奏白公能名謂公胡遽天奪齡不及拜覲江南平
九泉之下公有靈兩兒虎節搖光晶墓頭有石石有銘
可以考之垂日星

故水軍千戶郝公神道碑銘

公諱德昌姓郝氏其先太原人後遷新安之淶城因占籍焉父亮自行伍間從蔡國武康張公取河南以功升千戶領水軍屯杞乙巳以疾卒三子俱幼公其季也公之叔興襲職公從母氏歸鄉里母棄家入道公往依季叔温及長婿於張材趙氏器識已不凡甲寅興屯亳庚申自鄂還卒興子幼蔡以公奇男可用中統二年奏授銀符嗣厥職時其母邢氏在中山尚無恙也公輦歸亳

朝夕奉侍人以孝稱其年十二月察國公之子萬戶宏
畧師亳師攻宋公前鋒得捷宏畧解衣衣公三年李璮
以益都叛宋人乘間取蘄公從宏畧擊走之至元元年
與宋人戰於龍岡又捷五年夏五月萬戶賈文備奉旨
選將校知水戰者俾營漢江教閱以兵五百七十人給
公隸信安巴圖張喜麾下公於風濤洶湧之間舟楫艘
艦凡所動用無不具開合進退緩急響應鉦鼓旗幟號
令一新喜用是益奇之九月進攻襄樊明年秋七月公

以舟師斷宋糧道與宋人戰於宜城南之灰洲宋人莫
敢進又明年灌子灘饑虎崖之戰皆大捷八年四月毋
邪氏卒公奔喪于亳旣襄事始還軍時漢江暴漲宋以
舟師數萬沿百丈山遡流而上以援襄樊阿珠都元帥
遣公審視形勢公悉具水道淺深可速一戰帥府即發
諸道兵公領戰艘十二先入大軍乘之宋人敗走用是
奉授金符九年攻樊城十年攻襄陽且益所隷水兵至
七百人仍以楮幣給之厥後黄家原之役沙洋城之役

新城之役咸有功其年十二月十四日沙武口渡江公方督戰為流矢所中以卒時年三十有四諸將莫不嗟惜一子嵩十三年江南平朝廷以公歿于王事就元降金符俾嵩襲其職散官忠勇校尉鎮江陰二十三年征交趾二十五年三翼水軍俱沒獨嵩一軍得還遷中千户令鎮通州一日來廣陵具公行實之狀請曰先人早世至元十二年以先妣趙氏合葬于淶城先塋之次後十年繼母王氏卒亦已合祔矣先人剛勇有志于功名

為國家効死力前後數十戰未嘗敗北不幸竟沒于陣有此不書無以垂後世墓碑當有文蒿不肖辱公甥行也敢再拜以為請初以蒿年少能自樹立且孝謹可尚乃按所具狀為序而銘之銘曰

河朔諸豪推興王武康開府收英良公之先世班戎行從攻河南掃穢糠兄亡弟繼繼復亡諸孫牙牙孰否臧蔡公識公能持將以奇用奇斯所長天開混一機巳張營江教閱排風檣宜城之南百丈傍以少擊衆莫敢當

朝廷賞功金符黃公益有志匡時昌沙武督戰如鷹揚
流矢一中乖所望天假之年逢平康寧免虎節搖輝煌
公乎公乎無嗟傷子克嶷兮文且強千秋萬祀來淶鄉
有碑玉立千丈光

故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戶梁公神道碑銘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
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其子孫以國為氏如梁益耳梁嬰
父皆為晉大夫汾晉地平遥其屬縣也公之先家於平

遂者其世益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顔父諱秉彝好施
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七子公其第三子也公
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絶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所在
郡邑望風奔潰戊寅聖元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曰天
也死塡溝壑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即授元帥左監
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招誘
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邑沁潞經太行大膊
懷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升征行都元

帥以縣行汾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户口蕩析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撒公進兵仙大敗即棄城走己丑入覲特授金符御前千户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和興元等十數城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率前鋒與金兵戰於鈞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絶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隷麾下者悉不得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俾籍

於民幾三千餘人乙未從元帥達海甘布入蜀宋人守
瞿塘衆不克進公作皮渾脫以濟達奇之奏權征行萬
户留鎮興元戊戌又從達公圍資州踰月始下達怒欲
悉坑之公曰今始得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達善
其說公喜曰吾起身鞍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
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
圖薩擒其四川制置陳某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
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户

詔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戶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
懇聞于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戶刑簡
令信境內以寧丙辰三月二十四日卒於居第之正寢
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于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
也夫人温氏翟氏楊氏劉氏子男四人曰羽太原路管
軍千戶曰天翔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行御史臺侍御史
曰某早卒長即翼也今遷成都轉運使女四人平遥李
思齊忻州長官塔齊爾 京兆路兵馬總管馬祐太原路鎮

撫都彈壓李燦其壻也孫男一十人偉宣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偁傑秦王府侍衛俌太原路管軍千户時佐時中時正時仁時義俱有立志女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曾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思敬行軍副萬户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雅謂墓碑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

天地草昧間氣鍾豪傑乘機騰其中漢唐之初如囊鋒

聖元乃有平逺公公之譜系嬴本宗世稱善人服於農

風之從虎雲從龍千載一時公實逢萬夫肝膽誰爭雄
批秦扶晉天為紅望之而畏羆與熊其心休休如有容
救降釋俘扶瘐癃并泯至今猶呼翁天之報施亦已豐
若子若孫咸登庸麓臺之原汾之東龜螭有文圍有松
千秋萬祀何終窮

誌銘

故鎮國將軍太原李公墓誌銘

公諱元佐字祐之太原人粹於律學有删注刑統賦刑

名歌括傳於世金之省部臺院試補掾者咸出其門在
汴梁與元遺山游稱祐之余鄉曲為人寬博疏通精於吏事
為名輩所推重如此譜牒散失其上世不可考娶馬氏
錦州大族也一子婁格早卒二女長適大理評事遥授
許州同知祥符劉仲澤德潤二甥曰好禮正議大夫户
部尚書曰好謙四州同知次適進士順聖魏思廉庭秀
一甥曰初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改授少中大夫侍
御史癸巳北渡公偕評事留金臺明年公與夫人相繼

逝去評事公權厝之清苑縣竹宅里後五十七年好謙將卜葬其父與兄於完州之富樂鄉朝陽村乃舉公與夫人之柩葬於劉氏新塋之東初適赴召來燕與好謙會不覺泣下謂好謙曰不肖奔走衰病不能成此宅相徒以丘山零落感發悲嘆而已今吾弟克辦此初宜銘

銘曰

嗚呼鎮國初不知其天之所以善者之祀或絕而惡者之蔓更為之昌熾抑其偶然邪蒼蒼者或於是而無意

耶嗚呼鎮國有子而早世有甥而即同秩秩幽宮公於其中翛然而來翛然而往與造物者將無窮又何必以芻狗之土苴為汚隆

有元故京兆醫學教授趙公墓誌銘

至元十四年九月二十有八日京兆醫學教授趙公以疾卒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咸寧縣之洪固鄉又四年其子讓與果持釣臺韓澤之狀王府典書孟文昌之請初誌諸墓初謂讀書向道不失世守且見稱于當代

生獲榮享死得安厝其亦可書已公諱友字鵬舉三世業醫為人愷悌簡質不立厓岸幼事科舉有聲場屋閒壬辰崔立以汴降公為軍士所掠天成萬户紀侯知其為書生且善醫遂加禮敬與之北歸館于其家戊戌朝廷設科取士公中賦義論三科優選戊申西來長安凡人之病傷於寒不能汗下目瞪上視面黧肌班狂走呌呼陽極似陰陰極似陽或陰陽交雜衆莫之辨公投劑立效用是知名關中至元丙子皇子開府于秦擢公教

授京兆醫學公益讀書設科條開諭後進竭情濟物弗
啚賤貧及疾且病召諸子戒曰吾即不諱勿浼我以俗
葬祭惟禮制爲歸仍以譜系付之翼日卒於正寢享年
七十有一始公之六代祖楚世爲澤州人楚生卞卞生
準準生信信三子長諱順公之祖也以大定二十年徙
居河南之登封順亦三子長諱元公之考也妣魏氏皆葬
登封公娶曲河李氏子男四人曰讓通經傳尤長於春
秋以辯洽聞復領教職曰育有幹蠱之稱曰業早卒曰

果愿而文能世其業令辟侍秦邸女三人適望族孫男
一十人女三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士氣益降處益薄忮售爭誇靡攸作百年耆艾嗟零星
後生且老孰與作如吾趙公豈易得為學為醫俱有得
少時習氣老不衰日教諸孫課文筆病傷於寒世所難
況在疑似陰陽間公能審定濟勇決昨日危岌今平安
鼓鐘於宮聲四馳薦譽交口王為知顓門之學罕所見
俾集生徒傳心幾始終條理方有説一病不起夫何為

天之報施亦已厚若子若孫能孝思咸寧之原洪之鄉有跌在龜文在螭千秋萬古過者式是為國醫趙公碑

蒲陰霍君墓碣銘

至元十四年朝廷以監察御史霍君按覈川陜初適分司東川與御史遇於褒城遂自漢沔利閬抵順慶相從幾一千三百餘里用是得款接言論始御史自東曹掾辟補樞府自樞又辟省在京師凡十有一年交從中以有風度有持守見稱第以冗奪未暇款密也以今觀之

向所得於交從者為益信明年二月御史將東歸乃謂
初言先人有志量喜功名甫四十即退居鄉里以經史
課諸子百未一施賫志九泉益有望於天祥輩也天祥
自筮仕以來戰戰兢兢不敢有一毫自肆每感念先人
之志意恨無以詔後世者敢以銘請初不敢以不才辭
謹按所具狀為論次之霍氏其先出於周如光如去病
未嘗乏其人惟隱德不仕者則無譜牒可考公諱安字
安之其上世居蒲城之荆山金泰和間因避兵於祁祁

師賈侯愛公倜儻直諒公亦喜侯之知己遂占籍焉嘗
佐賈侯攻定城邑以功俾督稅課凡增羨一錢不沒已
悉輸官侯以是益賢之欲更擢用公懇辭買田於祁不
復以世務縈其心有詰其故者曰以公才器志量取青
紫如拾地芥為爾退處且耕且織何自若如此公曰吾
平生喜功名遭時多艱志願不遂今老且諸子齒長矣
不與之教挈恐未有以起吾宗者聞者稱之如是十餘
年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七葬于蒲陰之白家庄娶李氏

勤淑有法能奉承公意督率諸子甚嚴今八十神明不衰如平時子男二人長曰天澤次即御史也女五人孫男三人女四人先是公從賈侯破汴獲生口且衆北度後悉縱為民公卒之日有號哭自逺而至者詢之汴俘也公賦性果毅踈財尚氣吏事其最長者今其子立朝卓卓為才御史天之報施槩可見矣乃作銘曰

肅肅羽翰既奮復戰公之有志貽厥孫子鐵冠其昂門閭景光公不為亡

先君墓碣銘

先君諱思廉字廷秀生於明昌元年之八月五日壽六十卒於真定無極縣之寓舍實己酉正月三日也後二年葬於房山羊頭原桑乾丘壠固在房山之塋已三世矣敢敬附焉先君業進士文賦有聲性愷悌與物無競而嚴於家範嘗撰先世遺德曰家塾記其後序曰自吾高祖朝列為一原曾父酒使季曾叅政泒而兩之或以文章而升或以門地而進舍此之外不由他道不苟求

不奔競未嘗有悖理傷道之過者以政事觀之不須觀
循吏以耿介觀之不須觀獨行以忠義觀之不須觀顏
氏之弟兄以讜正觀之不須觀陸贄之諫論以文章學
問觀之不須觀儒林以母氏之賢淑觀之不須觀列女
子孫能講誦以味之不猶愈于慕他人乎用是自天會
歷大定明昌真祐正大迄于中統至元之間雖支派分
布而繼繼承承知有本統者蓋於是記有考焉耳先君
之曾大父諱子貞用弟縣知政事諱子平之蔭終於兜

答酒館使以長子景元贈定遠大將軍始考妣既喪主管家事佩無變世守之訓循循佩佩鄉里稱爲曾大母不記其氏大叅其叔也奉承如賓大父諱允元改德元定遠之仲子也承叔父大叅蔭仕至甄官署令嘗謂諸子曰我家貲可約五萬餘貫渾有幾不若供汝輩讀書泰則登第不登第猶足以學自守於是館請高公瑞卿王公冲之歲不下千餘貫又與游皆當世名公鉅卿也壬辰北渡後襄陰人王革以書抵我靖肅君曰令先丈

任上林署丞時或三日五日會黨世傑趙文孺魏摶霄張仲淹楊敏行諸公禮極豐腆徹膳令諸昆季讀賦教子嚴重傾動京邑大母同邑平地人西京轉運同知高公之女也賦性沉厚内外無貴賤莫不敬愛先是署令君以事抵燕夜過黄嶺閒異香二十餘里未幾大母歸於我壽八十六封鉅鹿郡君父諱珪改諱笏字君玉署令府君有子凡七人曰玧業進士弱冠承父䕃終於耀州庫使散官懐遠大將軍曰瑜業進士早卒曰琦進士

登第户部郎中行六部侍郎散官太中大夫死於河南郟城之難曰玠神童及第終於延安府司獄散官朝列大夫曰璠登進士第出繼大叅之子法物庫大使諱叔元之後正大八年京師戒嚴擢授翰林修撰召恒山公武仙入援及歸德城陷北還鄉里名聞天朝庚戌被徵是歲卒享年七十皇贈謚曰靖肅曰王業進士舉篤志力學府會試屢得上捷因避地唐州比陽縣與友人苑德茂者入山不知所終先君之父其最長也虞夏文不

勝質終場時年十有八後補入太學聲聞藉甚爲流輩所稱春秋私試三作監魁與張巨濟馬至道馬柔克並驅爭先無得而優劣之不幸七赴殿選終於貞祐三年恩賜而已用是絶仕進意養心守道澹乎其世味也右丞尹公仲安尚書曹公仲寬大司農張公維賢欲薦於朝不應毋高氏運使曼卿姪女也聰慧妙巧年二十二以卒先君娶李氏太原公祐之之仲女也文雅和厚巧慧孝謹中表咸稱之太原公粹於律學元遺山書其

刪注刑統賦有云祐之予鄉曲在汴梁與之游從為人寛博疏通精於吏事其為名輩所推重如此再娶班氏本豐州人其父任至許州録事有能名三子長曰鑑命繼靖肅公祀令名初江西湖廣道提刑按察使李出也仲曰鈞湖廣行省令史性剛直能自刻若不肯俯仰於人季曰鋌早卒二女長適孫氏亦早卒次適延氏早寡不以貧窘累其節皆班出也孫四人嫡曰必復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庶曰可大可久可亨女孫二人曰文曰都

曾孫女二人百壽泰娥初伏讀先君之記有曰我魏氏自季曾輔政以來享祿位者有之不能盡其實者有之不知天意將如是而已乎將有以待於後人乎於是於先大父於先君益有所感泣焉先大父文章禮法施為注措足以建世業於當代朝廷限以科舉資考使恢奇磊落之士鬱而不信其治亂蓋兆於兹矣先君方刷羽天池而圖南溟世故已變且壽不能逮時可哀已嗚呼壬辰之變世族大家其子孫不零落者有幾間得存者

復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初輩雖不能肖似藉賴先世遺澤知自守而已歲時伏臘過家上冢鄉人喜松楸之無恙則知天意良有在也謹再拜銘曰

紀先世之德業用照後人雖不偶於時其澤孔殷子孫念之尚毋變吾先君世守之文

故四路屯田達嚕噶齊王公墓銘

至元二十一年初自河東提刑副使承命赴臺將戒車醫藥教授呂某賫府教官王弘嗣狀為太原治中王居

敬請銘其先人墓初謂余來太原未再期月又按部別郡三之二於居敬未審其行業遽叵撰述某曰今風俗中處富貴者例以聲色狗馬為意其懇於光揚先烈者有幾君自下車雖以擊姦慝為職茍於孝思有良心發見者抑豈不可勸獎之乎不然是絕人於善使無由以自拔於流俗也度不可辭乃考所具狀公諱蒙固岱秀巖人少習軍旅事烈祖皇帝以戰功授西京太原真安延安四路屯田達嚕噶齊辛卯治忻州課農有法明年

大饑公言於上咸逋租以所屯糧給民無私焉時簡車
徒頗憂公抗論得止又請於朝發倉粟以賑饑荒聖天
子即位詔領屯如故至元五年告老十三年正月二十
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七葬於定襄王村之西北娶
程氏子男三人長天澤以謹愿稱仲天祐先公一年卒
季居敬嘗侍春官以勞遷今職七女八孫祖忘其諱金
鎮國將軍始居東京父益魯襲封千夫長母青氏銘曰
於惟王公此為幽藏永千萬年考茲銘章

張處士墓銘

處士諱謙字無咎順州溫陽人居燕凡三十年我先大父靖肅君嘗被命於朝薦中州名士六十七人謂無咎言行孝謹可正風俗用是當路者欲辟之從事無咎辭不就讀書學道以教授為生業於世味澹如也未幾其母卒居無幾何其三子繼卒又無幾何無咎亦卒獨其妻裴氏在焉有兩女孫並幼貧不能葬總管趙彥澤買棺以埋之友人王惇甫請余銘諸墓銘曰

俗紛紛兮莫治心澹澹兮自怡讀書兮守道毫髮兮無違豈昌衍兮敢冀天昌為兮不慭遺風蕭蕭兮樹翁山空空兮鳥歸懷佳人兮不可見望蒼旻兮涕洟

行狀

易州太守盧君行狀

曾祖諱均祖諱永昌皆隱德之不仕父諱應皇任易州太守公諱德元世為易之淶陽人性仁厚既長以幹局聞金貞祐間先太守以公受易州軍事判官時河朔諸

豪並起各以力相雄長生民糜滅幾盡先太守以天造草昧禍亂未艾乃率士民歸之故蔡國張公用是表為州之太守歲乙未以老請朝廷以公嗣其職公涖政即有能名初般州寨張坦率衆來寇公以百卒破之指揮坐作大為蔡國公所歎賞是時流民未盡安業率棄土著以避租賦知公治不迫四遠而至者甚衆朝廷立教條方切凡經食之所悉欲以死處之公曰民愚犯禁固不可不治然一槩用刑恐非國家愛養斯民之意乃力

辯於上官卒從公議州民至今道之猶有以手加額而泣者州之開元寺僧以事觸蔡國公蔡附公耳語公出曰坑若輩不難第罪有重輕耳我辭必獲罪咄咄者久之乃曰吾得之矣甘泉名僧也張侯素重信我白必得所以解意乃往白曰州僧得罪張公我當縛致以請罪比至上人幸寬解之數日以諸僧至張怒已解悉得放免公在州凡九年懇乞致政又十有七年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夫人趙氏子男二人長曰琪嘗被省檄嗣厥職

未幾有詔赴闕下次曰珪今潞州同知女一人適李氏嗚呼公之慈祥瑞愛謨謀有方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有焉觀其肅恭父職孝也以寡敵衆勇也拊循制理公也委曲排難仁也一有於此猶當大書特書況其四德兼備者乎是宜敷賛遺烈章示來裔必有當代名公能文者𥁞請銘焉謹狀

引

中氏父子慶會詩引

今東曹掾申繼賢以事至長安持其先塋之碑以示余
益今儀同三司致仕張公孝純之所撰也且曰繼賢上
世家澤州多讀書顯仕者繼賢晚生譜牒散亡不能具
述大人自壬辰兵變與祖父母暨伯父相失大人搜訪
百至竟不知所在日夜號哭一日有道人崔其姓者亦
澤州人與大人語大人因以祖父母及伯父年甲字貫
付之後數年道人與伯父之子天錫偕至大人即趨其
所在遂得父子如初此亦間代奇事願乞公數語為序

引以求諸名公之詩將為子孫傳不識可乎余謂向分司東川與順慶教官史子桓者相遇子桓有元遺山李敬齋中州諸人之詩一巨軸皆贈遺子桓尋親之什也子桓亦以壬辰之變與其父睽隔北渡後子桓周流數萬里歷六十七城自始迄今近五十年卒無所得子桓悲悼未嘗一日忘也余因以詩贈之云泣血尋親白髮兒牛腰半是昔人詩傷心四十年前夢一片白雲無了時子桓泣數行下因謂余言僕年垂七十此事不辦雖

死地下亦不瞑目矣今予賢尊君與予王父母隔絶日久一旦會遇非精誠感通與先世陰德積累之故何以臻此以君家與予桓校之其得其失其幸其不幸蓋相去萬萬也子能求諸賢詠歌以布永久宜也遂援翰書繼賢所致之辭以為之引諸君其有以思之也至元十八年五月二十有三日魏初引

庸齋先生哀挽詩引

庸齋楊先生薊州玉田人嘗避地河南北渡後居燕以

教授爲業樂於提誨循循有法性仁厚愷悌恥言人之過失有小善必極口稱道不啻如其自己出客有窮窘無所依先生與之周旋百至或館於其家至更易寒暑無一毫倦怠意用是賔客日滿門有布衣孟嘗君之號一時名公巨卿如陳學士秀玉梁都運斗南先祖靖肅君玉峯皆折官位輩行與之交故海内識與不識悉能道先生之姓字先生嘗奉命提舉河間常平事後改衛輝勸農未幾辭去朝廷復授興文署丞先生有志量有

幹局課童子學三十年後雖被擢用又復閒冷不得盡所施為士論惜之而先生澹如也有詩千餘篇一子遇今在史館近以書貽初云關東諸公於先人率有哀挽陝西大夫士非吾子孰任其責初為之盡然初十有五從先生學知先生莫初詳也先生今亡有年矣其子以是請可哀也已元遺山作孟內翰宗獻傳并記劉元黨孔嗣訓高特夫諸人哀挽數詩以謂有以見先生於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天下重名

畀之者為不偶然云是知前輩一言一字為人物之重輕如此今陝西耆舊中商左山叅政李先生詔議皆素知先生之為人誠得摛辭以發揮先生之幽光則先生之德業有以詔後世而慰九泉者蓋無疑是豈獨孟內翰之名為不偶然云先生諱時照字春卿庸齋其自號也至元十有五年正月九日門生魏初引

贊

曾祖母真贊

惟曾祖母高氏系出子孫禄養壽八十六黄嶺之香亦
孔之燭

祖母夫人真贊 并序

惟吾祖母渾源南山劉公之曾沂水主簿之子内翰蓬門先生之妹神川遯士監察御史之姑氏也賦性貞順勤儉孝謹其事我祖靖肅如對大賓客歲時伏臘供奉祭享菜菓醯醬必躬自修薦誠潔懇到至老無一毫怠意

經史文賦一目成誦且能通其大義而停蓄涵蘊若無所知者是豈世之淺薄粗識姓字而矜以示人者可同日而語哉至於奴僕米鹽恒煦濡温飽然亦未嘗不謹扃鑰而聽其自出入也族中少相違言處之以當然之義不以彼此而有傾向也年七十以家事付初怡心引年以書以琴而已至元十二年初自監察御史蒙恩遷僉陜西提刑司事祖母時

年九十有一初不孝不能謝事以終奉祖母
年壽乃妄自謂吾族自兵亂以來零落如此
欲少自振起又謂既仕矣不敢以一介之微
輙方國命遂以温清之責付男必復流涕西
行其年十一月至漢中明年六月二十一日
祖母以疾卒八月訃音自京都來即號哭奔
赴必復已奉柩合祔於祖父靖肅君之兆矣
嗚呼初之淺識可謂篤於近利而不能勇於

大義者也其得罪天地百死不償每展拜遺
像肝膈崩裂雖痛恨無窮尚何言哉贊曰
肅而寬大禮而有節百世而下惟永之則
祖父殿試真贊
大父殿選凡七赴之三魁太學不偶於時恬澹守道無
營無思
祖母真贊
大母高氏嚴嚴壸儀不幸早世棄諸孤如遺噫再世其

構此云胡不悲

高祖父定遠眞贊

高祖定遠友愛于于教弟力學起宗以儒百世而下遺澤孔濡

高祖母眞贊

惟高祖母記失其氏世業之修與宗之始內助實多子孫仰止

曾祖父署令眞贊

惟曾大父令甄官署教子義方聲聞四著有來其孫毋墜厥緒

西軒王先生真贊并序

西軒王先生濩澤人性安靜以道義自守以孝弟忠信教諸子居漢中三十年郡人咸師表之其子無疾以寫真來見為作贊云

世百偽以爭利公固義以守也世丐售以衒名公自晦以厚也我薄彼羸若固有也義理以誨諸生自天牖也

溫溫儀刑望程朱其尚友也説道則猶鈐冀有覺於百

世之後也

平章廉公真贊 并序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有其氣也鄧禹入關撫慰安集有其量也能兼氣量夷險一心以天下為已任者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廉公有焉至元丁亥公之子恂按察江西初實與同事其年十一月十有九日得拜公遺像

平昔既辱公知盡然悲思有不能自已者謹

作贊曰

造物厚與公之資將俾有為今昌時氣充以大量亦大

始終一節無險夷憶公持節西入關大憝無所容其姦

霹靂一發肝膽墮秦城百二維秦山明年柱石中書堂

堯舜吾民餘粃糠姦諛媒孽不一再安之若命惟元臧

天開混一江南平俾公卧護江陵城江陵塗炭亦已久

得公安集如再生公之孤忠何終窮公游汗漫騎長風

公乎公乎見遺像幾何斯年有如公幾何斯年有如公

西溪王公真贊并序

初弱冠時識西溪王公於楊子陽之賔館公時年未三十聞望四達士大夫咸以遠大期之未幾與陵川郝君伯常同奉召逮主上龍飛即被擢用由禮部侍郎遷都轉運者二遷提刑按察使者四如尚書如總管如今中執法前後幾三十年矣無曠闕無怨讟愷悌樂

易人莫不以寛厚長者許之彼喜功好事以

表表自勝者豈可同日而語哉乃作賛曰

如玉之潤如春之薫自得之天也有神者筆有奇者文

用力之專也商功利課殿最新進所喜為也惇薄俗正

士氣非若孰與歸也

同知趙公真賛

為政有恵讀書有方交從四海曰徐與王徐復齋王鹿菴子能

世業門閭輝光公為不亡

師易馬丈真贊

師易古學惟微惟精盈虛消息與時偕行處通以義處塞以亨行年七十而神而明幅巾翛然鶴癯松貞若子若孫惟永之慶

王隱君真贊 君名守義字惇甫

不以紛華累其心不以貧窘易其守循循侃侃無一毫傷人之疵而能致力以藥已之疢不以文字侈其言不以詭異險其迹温温恭恭無一毫作為之私而有日用

踐履之實若夫梁先生都運之剛明吴先生學士之簡古木庵英上人之清修我先大父靖肅君之慎所與皆折官位輩行為之延譽於公卿之間亦足以見吾隱君王公之所處也

燕居傳道圖贊

聖學心傳不言之天申申夭夭其彷彿於斯焉

庸齋薛先生畫贊

謝紛華之擾而逍遥乎山林泉石之間擴中庸之理而

超越乎雕蟲篆刻之上才猷可以濟世而不以不見爲悶文章可以名家而直以自得爲諒有天地中和之清氣有湖海沉雄之雅量人知其品之不凡莫識丹青之巨狀然觀其敦龎耆艾之姿與其立言可考者論之猶足以激士氣敦薄俗是豈趙孟之所貴而遽有所趨向者耶

疏

木庵塔疏

方外若人固豈求名之是篤生前知巳忍能見義而不為歲月雖遥情文猶在木庵上人百年耆舊一代宗師有承平愷悌之遺風無蔬筍葛籐之習氣接迹於趙禮部李屏山之後定交於雷御史元遺山之間字如東晉而不凡詩似晩唐而能雅秋風杖錫遂駕鶴而不歸白草岡原尚勒銘而未了叢林四海生死一心不獨昌黎已摛文於李觀會如郭伉能買石於施卿

說

尚野名說

東萊呂伯恭甫謂韓子簡古一本於經亦學孟子又謂柳出國語學者知韓柳不可到非鑿空得出亦自有原委近世党竹溪謂王黃華趙黃山少讀六經餘人當何如保下尚生喜學詩文又欲進學古人余懼其愛春英之華而忘秋實之鮮也因請名乃蔚文其字野其名求為說余曰是其說

祭文

代楊德榮祭濟瀆文

德榮自惟菲薄凡所任荷或出彼入此不無愆譴然所以得康靖寧謐無大驚懼者非神降休貺曷克臻至所當薰沐蠲潔奔先致敬親執祀事於廟廷之下今以羈役所拏愧責尤深而區區之誠千里一心薄奠往敷神其降監

祭王五宣撫文

惟公事親有道馭民有方撫弱有惠禦强有剛初佩虎

節再要郡章及物之澤浩然莫量此先相公之德所以愈久而愈光嗚呼哀哉以先相公之德望繼之以我公之所長宜其祿不止百世而厚業不止百世而昌人期公位必爲望郎人期公年必保壽康理不可恃倏然隕傷郡失賢守宗亡善良識與不識莫不涕滂況在親舊悲何可忘矢辭寓哭侑此一觴神寧知之裂我肺腸嗚呼哀哉尚饗

雜著

書濟河焚舟賦後

焚舟賦辭意憤激益急於求薦者也宰相以薦賢為職苟有賢者使之零落憤激如此則宰相之過也賢者苟未遇不能安於義命遽憤激如此亦賢者之過也中丞西溪公為卜掾彥才書之彥才能珍其書而什襲之不知能於進退用舍之間曾用力審察否故敢此相告

跋宋漢臣諸賢尺牘手軸

京兆漕使漢臣集耆舊所寄尺牘一軸以為珍玩物謂

遺山紫陽一代宗盟王内翰楊大叅有名節天朝令仰以羽翼斯世者至於九山諸人雖遠迹林壑亦一時名士宋卿皆與之游則所得宜不淺文章字畫隨人品高下宋卿當自知之此不敢論

書夫子廟碑後

聖人所以與天地參為萬世法非有甚奇怪怳惚以驚動耳目者之所為也亦曰率性修道而已如菽粟布帛饑者必食寒者必衣不可一日無也

書元遺山墓石後

遺山先生文章行業海內所共知士大夫不敢直以金國百年之論者葢以文派有所在也姜彧魏初嘗辱先生教誨又嘗聞先生之言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墓下因買石以刻之先生有文集樂府行于世至於大書特書有太史氏在玆不敢云先生諱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自號也

題安漢中紙屏

吉甫安侯作紙屏二十用列於所館之室初謂侯位梁州牧秩比漢二千石且少長紈綺中作錦作繡作著色作翡翠孔雀無徃而有不可者乃今樸素如此其亦有意乎否耶侯曰余家滏陽去漢中三千里母老在堂不審一日考滿萍梗何向姑為此以取棄去為輕爾無他意也因為侯言侯能鋭意致治不屑此外物比之視田宅便利則買之玩好詭異則奪之車載馬負去路絡繹

葢有間矣君侯此心幸終守之不知者恐有公孫布被之譏故書此為侯他日解嘲云

書王復亭三樂堂壁

漢中賢良王無疾復亭買亭於黒水之上丐名於余余謂復亭仰事尊君俯友佳弟且致力古學以作新後進是殆孟子之所謂三樂者也因以名之復亭要當進進不已推已之樂以及於人是又望於他日也至於山水之秀花木之蕃玆不必云

題劉醫遂通詩卷後

余今春因濕疾左股殷腫欲裂宜之王君刺之而愈遂通余未嘗識宜之其婦翁也則其所得必不淺諸公豈其誇哉

書傅氏家傳後

初伏讀傅氏家傳見東臯先生所與遊諸名公因竊憶初年十七八侍先祖靖肅徵君結廈於趙汲古鍾德園東臯與先祖數相往還時先生年近六十衣冠整肅進

止舒徐言語清切承平耆舊風味隱然於接人應物之
間聖上在潛邸庚戌歲以安車徵我先君不幸我先君
其年九月即世歸槖中得手澤數紙其一欽承先太后
旨令對聖上條陳未盡事宜如定官號頒俸禄功罪
有賞罰能否有升降四者治天下之急務又曰農桑天
下之大本不可不重是故明君重五穀而賤金玉告訐
之俗與罰及無辜僥倖之門啓官給不善漢之常平宋
之講筵萬世可常行也如此近三十餘條其二則薦中

州名士大夫六七十人其曰燕京傅輔之年六十五健行性温實廉介有守通世務可使臨財即東臯先生也近閲家中舊書又得先徵君手澤一紙薦進士有才幹者有文章者秀才者承應者其餘出身者亦有中都傅輔之至廉而幹可以臨財由此觀之則先徵君與東臯先生相知愛者爲不淺初奔走於鞍馬簿書之間餘二十年未嘗以此示人傳之者無所考昔韓昌黎謂李翰爲張巡傳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作

張中丞傳後叙用是敢録所以且為其孫夢弼言初與夢弼要不可汎論也先徵君待交友者如此東臯先生為名公所推重又如此則初與夢弼其可不自謹畏所以待人與所以自處者有一毫得罪於先世可乎至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有六日順聖魏初載拜書

書崔正言傳後

初少時讀史傳見有杖策軍門一言悟意朝奏莫見恨相見之晚者輒謂君臣會遇之不難也長大來畧涉世

故又知會遇之不易也君子立言遇不遇不論也苟能切中時病雖留中不報帝不省視世有董狐筆不足為賢良累也崔正言在宋徽宗朝因日食之變上封事論章惇司馬温公之邪正為蔡京所忌排擯不得進後遷右正言乞斬京以謝天下雖不得如所言其風節可槩見矣裔孫道亨以醫鳴河南持其傳以示初切切丐數語以跋初為前輩德業布在方冊與天地相終始非晚生後進一言能為輕重者聞今賢嗣觀讀書立行嶄嶄

見頭角當始終一心以光大前烈初不肖不克負荷方
夙夜祗懼因道亨之請益用感歎故敢以是相告至元
歲壽星月衛分順聖魏初拜手書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